



藤原  
朝野

柳橋新誌二編

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1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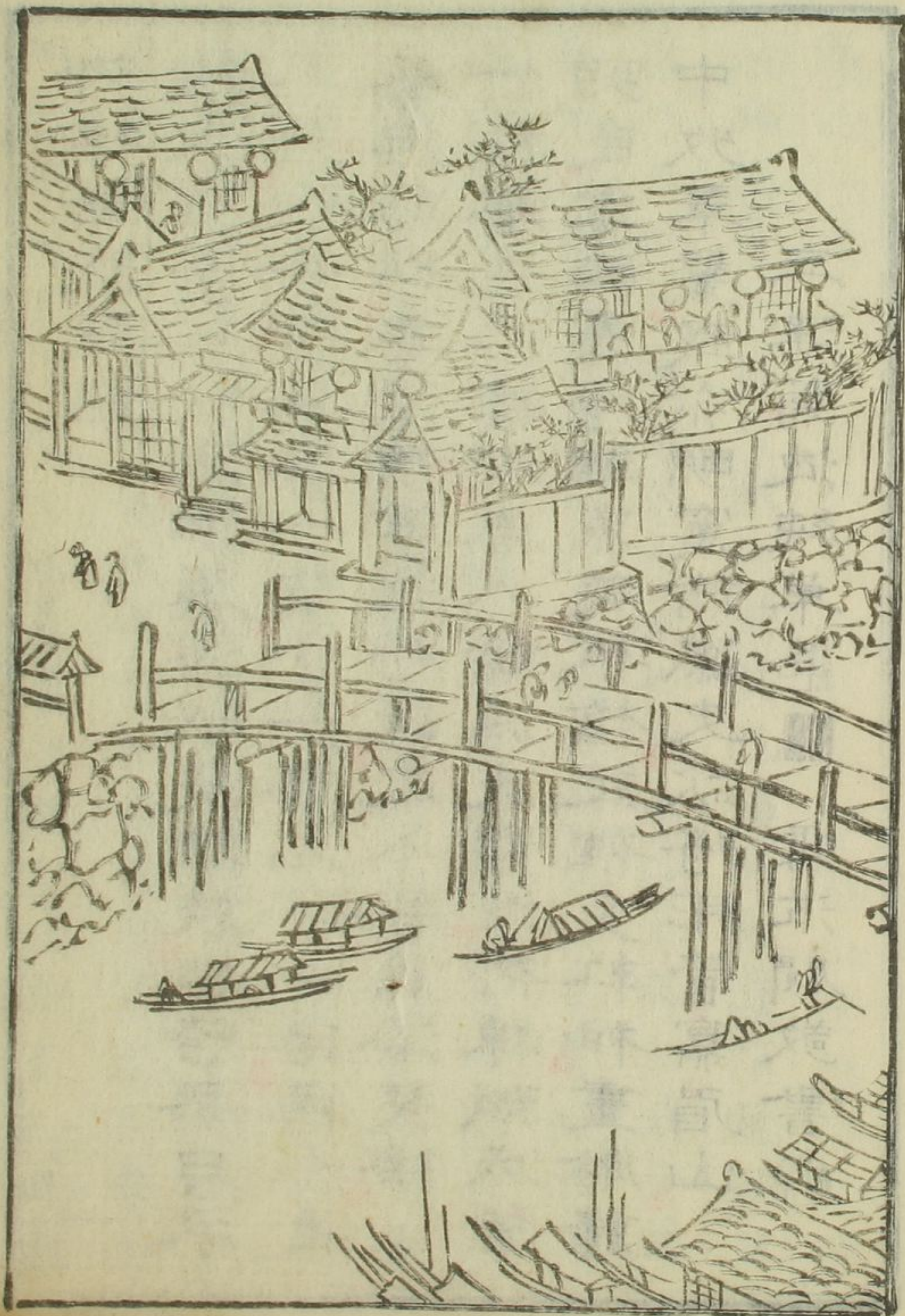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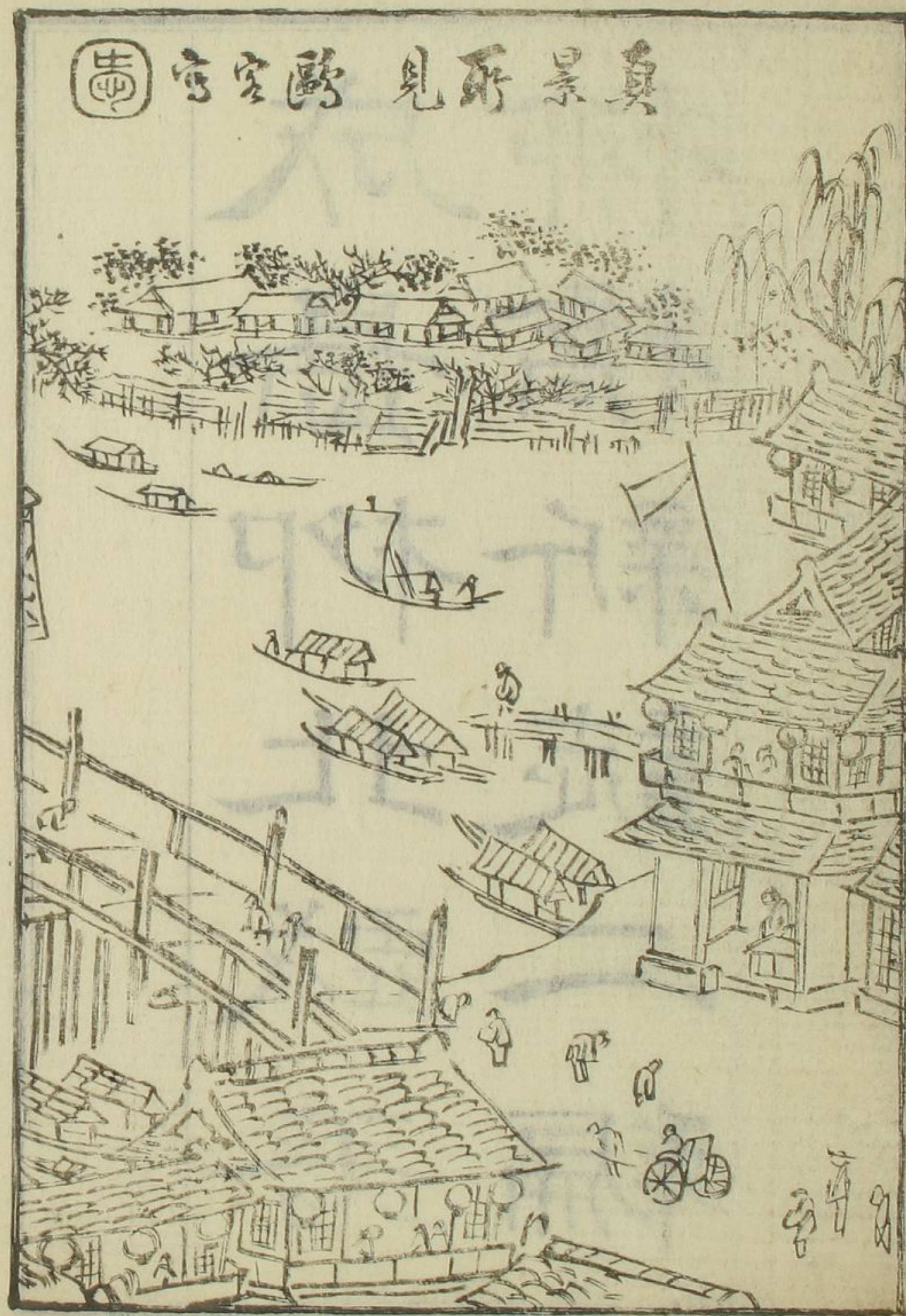
文庫 11  
A 1915  
2

柳	成
橋	島
新	柳
誌	北
二	戲
編	著





真景所見 歐空宮圖





柳橋新誌題詞

燈火樓臺蘸晚潮。湘簾深祕笑嬌嬈。四時無日不  
三月十步有華爭一橋。才子聲名歸白傅。美人色  
藝靡紅綃。秦淮情事揚州說。也入新篇添幾條。  
竹枝聲在水樓間。春入嬌波洗碧灣。柳線織成鶯  
羽色。雲鱗疊得鯉魚斑。板橋記裡多紅袖。畫舫錄  
中收翠鬢。我亦明窻脩儼史。欲將彤管寫眉山。

三溪菊池純草



雪江閣敬書



序  
山史亦不賦主相之產。漁父亦變對山史。煙山而對

余與何有仙史。一飲於柳橋。已樓而別。僕指既經三  
載。頃日仙史郵寄其所著柳橋新誌二編。曰我今為  
無用之人。故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耳。抑子亦好無用  
之辯者。盍為我一言題之。余受而讀之。行文諧謔。使  
人嘻嘻笑而不已。然細玩其味。則寓諷刺於其間者  
有焉。揅感慨於其中者有焉。不特令讀者知柳橋之  
遊趣如何也。併知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不特知  
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推知海內將來之形勢如  
何也。其可不謂之一太奇書乎。然仙史固自以為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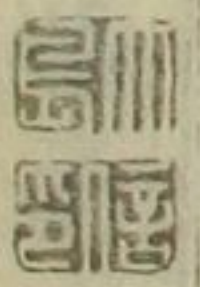


用之書而世之讀之者亦必以為無用之書則謂之  
一大無用之書亦無不可也仙史才銳學博而不肯  
檢束任意而行世或識仙史之才之學而未識其志  
操卓然其事業亦有可稱者也仙史往歲失職于泮  
林窮卧于家當時人皆輕視之龜崖相公獨奇其才  
舉而用之仙史將于陸軍也思威兼行雖悍鷲之士  
皆服其制馭至若三兵習泰西之法一新其制則仙  
史之力居多矣當幕朝之末帑藏空竭仙史統轄金  
穀之權內外費用畢給而海陸將士亦賴而無饑色  
矣仙史亦知生財之道歟戊辰變後仙史致仕而隱

于市放逸自汗然視其在窮阨困感之地襟懷爽然  
毫無憂色其亦有所過人者非耶噫仙史抱有用之  
材而自棄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者其情豈不哀乎雖  
然仙史棄其有用而樂其無用者仙史之所以為仙  
史也余不得不為讀此書者一言之而仙史視余文  
必唾而曰老奴饒舌又復以無用之辯俗了。我書則  
余將甘受其唾焉。

明治辛未暮春碧雲山人識于芙蓉峯下僑居。

六十老人堯田大島信書





六十五  
...

新田泉文庫



柳橋新誌二編

余曾著柳橋新誌距今既十有二年當時自以為善記其新而讀者亦或喜其新焉爾來世移物換柳橋遊趣一變而新誌亦既腐矣德川氏西遷之後東京府內朱門粉壁變為菜茶之園者不鮮而柳橋妓輩依然不失其業操管絃馳逐于風流場中此諸幕吏鬼脫鼠伏而偷生者豈不優哉蓋王政一新而柳橋亦一新而未有好事者記其新也聞頃日有偷刻我柳橋新誌

柳橋新誌二編



者而風流子弟多買讀之。余慨方此維新之日，讀彼既腐之書也。作柳橋新誌二編。

慶應以降，百貨之舖皆耗其產之半，而割烹家獨擅潤屋之富者何也？府內人口減其半而遊客倍其數之故也。人口減而遊客倍者何也？人人樂王化之美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獲一錢則食，獲一楮則飲故也。柳橋酒樓皆殊勢於往日，河長梅川爭盟于橋之南北，萬八亦將一振衰頹之氣，龜清柳屋拓新境于新柳街，而旗幟添色，蓋新柳街採築一成而柳橋繁華益加焉。大中村船宿有中村故土人呼此樓云大中村災後起一

大巨閣稱霸於水東，而柏屋青柳亦修繕而竟雄若深川，柳光幾播大橋，皆以無制勝有信亭之友，自鬻松中菴之小環，蒸共以奇鳴，柳升之以甘味，啗客則託其甘而免其苦也。余知其味，故不欲飲其醜也。各樓競華鬪美，冷熱互換而巴屋興於其間，頃年各樓氣欲徒熾動華其飾而不美其實，貴其價而不用意于容者多矣。若欲耀豪華揮快則宜就中河龜柏梅柳之樓而飲，若論割烹之真味則二州之樓無出於巴屋之右者。巴屋之叟可謂今之易牙耳。余方春風秋月之佳候，酌于二州之樓者有年而未見賓客之盛。



如今日。建築之美。亦如今日也。蓋非有使之為。遠盛美之人。安能得如茲乎。余謂方今。權貴皆孟嘗。而容皆馮驩。歟。何其爭求食之美也。而柳橋諸樓。不特春申平原之徒。珠履寶劍。而至。定使齊楚燕趙之主。亦親枉駕於其門。噫。亦盛哉。

四區之船宿。亦有沿革。其於表街也。尾本竹屋鎖戶。而三河系中村代之新。上總亦改稱松葉。其於裏岸也。福吉去而丸屋出。馬新若竹。移家于故柳橋。而米澤街之播磨。變為翁屋。其他雖貧富冷熱相移。皆仍舊貫。而升田伊豆鈴木三家盛開。猶冠于四區。夫酒

樓船宿。雖不異趣于曩昔。而酒散之費。舟舫之價。皆四五倍于十年前者。因金貨濫惡。而楮幣代之耳。固不足為怪也。或問仙史曰。當今柳橋之妓。大小二百餘名。殆倍于古。而船宿酒樓。獨不增其戶。各家聘妓之多寡。照諸舊簿。則亦相伯仲者。其故何也。仙史曰。柳橋往日之妓。無姿色。則有技藝。無技藝。則有才識。三者無一。而與婢子同致者。甚希矣。今則否。無姿無藝。無才。徒粉其面。錦其身。而是妓之稱者。十之七八。不啻有眼之客。鄙而遠之。雖儉父痴漢。亦或疑其妓。而不效。故揭名月餘。未蒙一招者。往往有焉。故雖妓



藉日殖而不使各樓能倍其利也。蓋頃年商賈罷弊，問卷失產者無數，皆百計求活，故女兒鼻目稍具而彈得宵待曉，怨一曲者爭入妓籍，是妓而不妓者，日殖之原也。夫無姿無藝者，自知無由于獲客，故濫轉巧術，唯利之視，其風一播，雖中等以上，頗有名聲者，亦漸染其習，噫，柳橋聲妓之風一壞，而其醜不可言也。然則柳橋雖如其盛於往日，而其實可謂大衰者歟？抑客亦有罪焉，不知遊戲有其道，不辨風流為何物，沈酒耽溺，不問其為妓與不妓，喜濫轉以為戀已，信巧術以為愛已者，甚多。偶有淑良而不輕浮，能存

柳橋往時之遺風者，則皆罵以為痴頑不解事之老嫗。夫容而如此，則安能得遇妓輩之日趨淫風乎哉？往昔北里雖盛，柳橋雖熱，未聞有名公鉅卿一遊以嘗其情味。蓋文政天保以還，幕府禁網極嚴，雖麾下之士遊則有謹，天朝矯其弊，故小過舉賢才，正其大綱，修其大典，如擁花抱柳瑣末之事，釋而不問，故駟馬高蓋有時，而三顧蕪小之家，彼公子王孫在深閨中，畢生不能入狹斜之鄉者，一朝放縱，任其所之，若野鷗出籠而飛，洪水決堤而進，其快可知也。校書幫間捧媚而來，柔頤而候，一酌百金，一彈千金，真是



一曲紅綃不知數者夫通下情解人事者莫遊若也  
貴介指紳寓深意于遊戲以察閭巷之情態則於為  
治不為無益且若泰西諸國帝王同遊于民庶若花  
旗聯邦貴賤不殊等皆是所謂文明開化者頃歲本  
邦日除舊弊力新政教可不謂美事乎雖然徒以酒  
樓之遊娼妓之樂為文明開化之道者余不肯左其  
祖也  
某候酷愛某妓情不啻膠漆余兩識其人而兩忘其  
名候將歸其國不堪眷戀之情發駕之日竊命侍臣  
寄書于其妓一讀欲絕箴諸其懷旦暮不釋珍之

如拱璧余一日偷讀其書文曰  
愛卿別後無恙否孤自別卿之日情思恍惚卿之  
容姿常彷彿于目卿之私語每往來于懷綿々之  
恨不知有絕期卿真察諸畫則揭卿之寫影夜則  
誦卿之手書孤身雖與卿離魂猶在卿側墨水之  
遊二州之宴回顧一夢悽然愴然卿其察諸相衣  
一領此是家制雖重臣所不輕與者孤以卿之故  
壞制贈之請秘而不語入至囑々々且孤有關心  
之事竊恐雲雨長留痕熊蛇或入夢若然可投書  
侍臣速々告知孤來歲東行必贖卿身作離宮以



偕老美嬌。絃于高閣。泛遊舫於曲池。豈不樂乎。孤誓不渝。此盟。卿其察諸。情緒不悉。只此寄知。

慎名不具

余讀了。不覺潛。下也。樂譜所傳。在納言。謫居須磨浦。鍾情于松風村雨者。其事淵雅。其情悽惋。千載之下。聽其曲。觀其舞。猶教人愀然。催泣。近世風俗。薄。離人心。狡黠。斷無情事。肖古者也。今讀此書。宛然有古人情痴之風。何其思之切。而哀也。余好觀演劇。每嘆賴兼高尾之事。三义一刃。渭水流血。何等殺風景。寔不可與此。侯之情事。同日而語焉。

有新哇。白。一六。沐浴。大張宴。蓋一六之日。做泰西日。曜日之制。各省皆閉。官員休沐。或設盛宴。或泛遊舫。酣暢以慰平日。鞅掌之勞。妓輩每侍杯杓。未特識其名姓。郎宅。併知官爵之高低。俸祿之多寡。如職首錄。官位表。靡不熟諳。一日余飲其樓。隣席有二妓侍。客甲語乙曰。卿宜設一大牢。以饗乙曰。有何緣故。甲曰。聞情郎頃日拜某官。即是奏任第一等俸。超三百可賀。可賀大圓之錦繡。九利之珊瑚。唯卿所欲。大牢々々。卿宜分福。乙掉頭曰。否々。彼雖進步于雲途。其實因阿諛而得。曾肩諂笑。雖妾所慙。且彼性鄙吝。出遊

不奇新志 六



之日於舟子箱奴不投一楮動使人割肚以拭其醫  
 况彼舉止倨傲每婢視人寔不可忍縱令彼自賀於  
 妾何賀乾魚一串亦不欲買姊其諒諸且姊不聞乎  
 裏岸校兒擒山手大將玩弄三月償了宿債三百圓  
 真是強腕後生可畏者妾常謂真情要情假情要利  
 若要利則宜擇救任以上否則知事華族彼奏任判  
 任雖貴未足以飽吾曹之腹焉言未畢樓外有人高  
 叫曰三劇俳優給金表妓忙呼箱奴曰榮叟請買取  
 彼官員月給表來  
 一書生入學校頗通英語一夕飲柳光亭上與妓言

半用英語妓曰郎君獨識英語奴輩不解是甚無趣  
 願教奴以英語書生意甚得曰卿才子卿才子若學  
 之數月必為大家僕於英語無所不通不知卿欲所  
 學何先妓曰儕輩相呼用常語似無風致願郎君先  
 教以奴輩之名書生曰妙々妓問阿竹曰蠻蒲問阿  
 梅曰吸咻問阿鳥曰弗得問阿蝶曰洒字應答如響  
 妓又問美佐吉書生俯首百考不得又問阿茶羅書  
 生益困拭汗於其額曰今者僕不携辭書近日將懷  
 英語箋一部來以答卿等百般之問  
 金銀注銅多而物價騰金銀變楮而物價逾騰矣而



妓之身價獨同于往昔故纏頭不得不倍於古也。方  
今客之投大妓二方為下一圓為上雖小妓亦在二  
二方之間若或遵舊制投妓以一方投妓以二銖則  
皆罵其吝夫百物之價皆騰四五倍妓等衣食亦不  
得不然則纏頭獨同諸往日豈理也哉若以吝為智  
則不如不遊也妓之獲纏頭于客盡付諸鴿母之手  
則非復我有故偷攫以充私費三而攫一五而攫二  
雖真母子不攫者鮮矣有一雛妓未熟狡獪之風一  
日聞先輩之說始悟攫之妙急攫一楮而歸鴿母性  
聰察家無匿楮之地千思萬慮忽生一計認樓簷少

壞處竊插楮于板間自謂神智妙算真是萬全之策  
一日驟雨乍晴雛妓在家鴿母出浴妓欲出楮買餉  
扶屋板引楮々濕而中断妓錯愕失色偷持其半片  
問隣嫗曰一方楮中断猶可值三銖否聞者笑而憫  
之  
某藩武弁數名置酒于某樓殿核排列絃歌沸騰興  
太高氣太旺隊長特令招所愛之妓不至屢促諸樓  
婢々曰令罷今日陪客舟行歸期或慢公宜擇他隊  
長怫然按鐵扇而曰西京之妓若遇狎客之招則辭  
他席速々來侍柳橋何獨無律如此婢曰東西殊風



異俗且柳橋校書或有私事而不同西京之公然不  
 忌也隊長怒氣勃發大喝曰賤婢何多言失敬失敬  
 通語取巨盃擲婢之面上誤中燈臺鏘然一聲盃碎  
 燈滅婢愕而逃隊長將執刀追之衆皆吃驚壯腕遶  
 前纖手抱後且慰且謝震雷漸收怒浪僅定婢脫而  
 到厨下語庖丁曰當今之客多是狂暴使酒吐無道  
 理之論或擲碗碟或拔刀斫柱每使人憤悶不堪酒  
 穀價加其二三分而奪之未足為快真是被髮夷人  
 可攘可攘仙史氏曰太平久矣則士風怠惰干戈之  
 後士氣自壯戊辰以來殺氣未平項莊項伯動劍舞

于青樓亞父雖老亦時怒而碎玉斗其勢難當近來  
 酒席有新法獻盃于人多擲而送之其掌其李太白  
 桃李園序云飛羽觴而醉月當今士人好古者多所  
 謂新法亦取典故乎此飛字耶蓋飛觴飛盃古則古  
 新則新奇則奇遠則遠畢竟生破額傷眼之變  
 器亦易碎者寧如尊常禮而獻酬哉余聽諸老妓焉  
 一妓按絃而歌曰其章桐及菊此是官家章客聽而  
 嘆曰廣哉然々乎曲而有直體其天朝之德乎此隆  
 于周文而有大雅之音妓又歌曰其章洛陽花此是  
 權郎章客不憚曰權下者俳優也俳優者乞食也卿



以乞巧與天子並歌何等不經妓徐答曰君不知  
 歌曲之事乎妾聞秦消采中者民間謠奔之詩也聖  
 人採而列之雅頌之前君不答聖人而答妾何等不  
 經且君不見大友之章乎與薩侯一樣夫薩侯者三  
 藩之首而天下之所畏也然未聞薩侯令大友避而  
 變其章也薩侯不怒于俳優而君獨怒于妾何等不  
 經客報然而退仙史氏曰頃歲柳橋之妓於俳優  
 者多而與角觝者私者亦不少矣三代吉之於訥升  
 小花之於田之助阿季之於高見山同成其志者也  
 于吉委身于相生而死相生為之哭十日夫俳優者

粧飾塗抹艷麗之姿婀娜之態與女子一般妓輩眷  
 戀思慕者固不為無理若夫力人搭貌魁偉筋骨鐵  
 打有如雷公者有如夜叉者而與俳優同為紅裙之  
 情客余大怪之蓋有所謂西十八手而善擒之耶抑  
 亦如相撲膏藥有粘着力而然耶余將問諸西洋窮  
 理諸先生矣  
 兩雛妓從混堂歸手携炒豆一囊且嚼且步甲語乙  
 道妹昨值可怖之事乙道何甲道昨陪翁屋之客遊  
 墨陀拾翠而嬉乍見斷髮士一個各騎大馬來其  
 疾如風眾皆回避妹狼狽殆為彼所蹴賴喜介翁之



援僅免可怖可怖乙道可怖哉頃聞天王橋畔騎人  
 踏殺一姬眼睛迸出騎人烟道而不獲可惜哉自拭  
 其日祝道鶴龜々々女兒甲道方今騎人何故無律  
 或跪而騎或展而騎有執傘而乘者有懷手而乘者  
 奇々怪々與曲馬一様且馳奔電馳不斗於稠人中  
 而過何其無狀也往日觀公子之乘馬整々肅々可  
 謂真士人且今之斷髮狀與夷人一般可惜可惜乙  
 道妹家有春畫本三冊阿姉秘而不示昨會阿姉不  
 在妹偷覽一過中有標致如訥升者有獐惡如仲藏  
 者其髻如鼠尾者有鳥如糞船束藁者有馬然徹頭

徹尾不見六個斷髮丈夫與女子寢者妹竊疑斷髮  
 客亦嘗幹好事歟申道胡亂休說卿不記乎佳節之  
 客亦斷髮頭顱彼甚淫泆敷卸皆厭焉妹謂斷髮人  
 如諸平久却是好色與剽場所扮法界坊一様與屋  
 斷髮之客亦是可厭的動迫人刺裳可厭々々嫩舌  
 弄滑喃々喋々々乍見囊底綻裂炒豆囊從申錯愕道  
 此壞矣乙道此是罵斷髮之罰哩  
 妓而有夫猶酒中注水其味薄而不醇妓而有兒猶  
 酒中加糖其味重而不冽往時妓之孕者皆懷羞作  
 之心有尋藥打胎者有從良脫籍者頃年風習一變



妓等產兒與人家一般多倩乳母育之賓客席上亦  
 公然話之恬乎無愧亦怪也哉一妓既孕有狎客十  
 人不審其父為誰乃招一客告其孕客曰卿擁數客  
 何獨目我又問一客答曰卿擁數客何獨目我歷問  
 十客答如出一口妓甚惑焉乃禱清正公之祠曰妾  
 有娠而不識其父願神誥其人清正之神夢見而曰  
 汝有十夫均同枕席神亦不辨其主為誰汝腹內之  
 兒當自識其父汝其問諸妓醒而悟夜深無人效盥  
 漱焚香坐而撫其腹俯而窺其陰從容語曰神有命  
 使汝語我以汝父之名汝其告其實忽肚裏有聲曰

阿孃何疑阿孃有十夫見體則係十人協力所造一  
 人造首一人造腹有造胸者有造背者兩人造兩手  
 兩人造兩脚臀與陽莖亦各分造之故兒父有十人  
 也豈得歸諸一人耶而兒之十指別有造之者阿孃  
 忘之耶未入阿孃之室而徒染指於阿孃之鼎者往  
 往有焉是吾指之父也  
 一妓長于口短于才入皆命曰饒舌兒又曰無眼娘  
 一日與眾妓待某公之宴酒闌妓從容問公曰聞公  
 卿之在西京也皆造合花牌以為業不知殿下亦曾  
 造之耶公愕然無語少頃答曰往時諸子閑散不知



或戲造之歟。縱有焉，亦官爵迫在孤之左者耳。近來國家多事，無復一人為這樣閑事者必矣。妓拊膝曰：解矣。々々。近來坊間花牌甚之，價亦隨貴。阿爺每嘆之，妾亦不知其故。今者奉承殿下之話，宿疑冰解。夫生之者寡，用之者衆，則牌恒不足，價之貴亦宜哉。滿座皆捏汗于其掌。

士人二個，穿錦袴，佩金刀，對飲某樓酒。數行談及，字內形勢竟論郡縣封建之得失，辨駁移刻而不決。口角吐火，舌頭噴血，酒冷散爛而不顧也。數妓侍坐傍聽而倦，妓起而如廁，一妓從之，相會廊下。甲曰：今日

之客何等痴漢，酒亦不飲，飯亦不食。聒々半日談，不可解事。奴性不喜所謂議論者，聽之則懊惱欲暝。乙頗有氣力，曰：阿姊休悶，奴將壓彼，兩痴乃相携，匿席兩個古戰，猶劇乙進離坐於兩客之間，舉言大白。而問曰：公等所論果何論？客曰：僕等所論，秦王之政體，郡縣封建之利害得失。卿等何聞焉？乙厲盃曰：公等何謬也？夫郡縣封建之得失，秦漢以來先指論而無遺。今復何俟？公等奴々之言，我妾聞米國有共和之政，極公極明，極正極大。雖唐虞之治，不能過焉。公等宜棄古，入糟粕，兩廢郡縣封建之說，而徇共和之美。



矣。且夫遊也者，最要共和而樂。今公等既在酒樓，置酒肉而不食，擲管絃而不奏，空論妄言，使妾等向隅催睡，可謂之共和而樂耶？公等真不知遊者，妾將為大統領一振此衰頹之勢，請先吸此罰盃。於是二客大慚，兩首並肯而謝曰：謹奉女王殿下之令。

聞頃日有客贖一妓去，余不識其客而識其妓。名阿辰，年紀十七八，以余眼看之，姿色在中等之上。技藝在中等之下，問其贖金曰：七百圓。余一驚欲倒，夫十餘年間，柳橋校書未有獲七百金而從良者也。阿辰者，後進也。揭藉未滿一歲而邂逅于若此，豪客可

謂至幸矣。而不特阿辰之幸，乃亦為柳橋生一片光彩者歟。昔阿幸今稱大幸辭五百金之聘于本阿弥氏，本阿弥氏慚之，擇名聲在阿幸之右者而獲阿金。當時人皆稱本阿弥之豪而服阿幸之健，以為美談。以今視之，五百之聘，五百之辭，奚足為豪且健乎？蓋非人材有軒輊也。世態有變移故也。方今聲妓位于上等者，皆一月所獲，聚五六十金。此諸往年有膏壤之

騷妓籍亦蕃殖，及二百餘名。然擇其精則大半糠粃耳。壬戌之夏，余與柳春三戲作柳橋二十四番花信評阿金比梅花，阿幸比櫻花，阿久李花，小勝杏花，美



代海棠阿紺桃花阿蕪菊池阿清牡丹小繁拒霜阿  
 竹蓮花菊壽紫薇梅吉藤花政吉燕子花千吉芍藥  
 阿蓮水仙小照躑躅其他增吉小糸阿常三代吉阿  
 輕久吉阿角阿直亦各比眾芳而當今存者唯阿幸  
 菊壽政吉今稱阿節阿蓮四人耶阿清千吉久吉三個既  
 載艷名于鬼錄餘皆四散不知其所存者亦多噫嘻  
 十年之久一浮一沈一枯一榮豈獨紅裙而已也哉  
 似輦而非輦似轎而非轎乘者仰而踞推者俯而奔  
 鐵輪木軸輾轉作聲而來者人力車也一酒樓上數  
 妓憑欄而觀一妓顧左右曰陋哉車也近來此車遍

滿街衢東輾西轟叫怪事往時遊客皆倩街輿街  
 輿之為物便而快輿夫亦健捷連叫鼓勇其聲清亮  
 能使入遊意勃發真是江戶兒之氣象不似此車輓  
 陋殆與兒見膝行車輾也方今客多捨輿而取車  
 論其價耳何其鄙也老妓在側笑一笑曰御妙齡未  
 知氣運之變往年都內觀侯伯之往來僕從如雲雙  
 搶在前鞍馬在後張威竟華今則否單騎奔馳簡易  
 為風儉素是尚却是羨事聞官家頃日捨鉅萬金以  
 造鐵路將通蒸氣車蒸氣車之疾一瞬十里一刻百  
 里如橫濱往還一飯時限耳大坂長崎可一日而至

此章之作在明治  
 五年之前也



即漢土。天竺亦可。三日而達。真是所謂妙々車也。一  
 妓忙問曰。天竺可往耶。曰。然。曰。然。則妾將駕其車遊  
 銀河之岸。而一觀牽牛織女之會合。若何。一妓拊其  
 背曰。休焉。卿之美貌。往則被牽牛一瞥。戀着。奴恐織  
 女吃醋。必建留車柵于烏鵲橋。與兩國橋一般。大笑  
 大笑。

天心月高。樓下鎖樓。水面風涼。舟子眠舟。夜發蕎麥  
 銚。鐙之鈴已遠。茶飯豆腐。黠淡之燈全滅。四街寂矣。  
 狗亦無聲。一小樓內。醉客在床。欲睡不睡。欲語不語。  
 如有懊惱氣。一妓悄然端坐于枕頭。客向壁吹煙。擊

唾壺。一擊說出曰。日來僕為汝費多少。思慮為汝擲  
 多少。金錢縷々。中情亦吐盡。明白昨來又說此樓。正  
 婆娘易說論。而汝不肯。汝亦不解事。我何其執拗之  
 甚。現今天地間。不有一人。如汝守愚。師古者。汝若幡  
 然。換愚則不持。汝受了便宜。慈萱亦得老境之樂。汝  
 盍思諸妓俯首而默。雙眼堆淚。皓齒嚼袖。良久而曰。  
 主公何故。注心于醜惡如妾者。屢賜懇誨。妾豈木石  
 也哉。寔感公之情。荷公之惠。奉謝無辭。而所以不肯  
 奉命者。抑亦有故。具以告。妾雖委身于於。固不願  
 與娼婦同業。絃歌賣興。以養母耳。妾父元武。弁食祿



五百父沒而兄嗣。兄少而勤文武之業，略知忠孝之道。往年之變，都下洶々，同僚數百，皆錯愕失措。妾兄獨發憤忘食，建言於執政者三，而不行。慨之餘，遺言于妾，以託老母。與同志之士走東，雖百戰不撓。竟死節于鋒鏑之間。爾來親戚奔竄，不知所存。朋友亦去而不顧。妾獨與母處，惻々無依。邨宅沒于官器，什殲于賊。飢寒日迫，而無計可支。以妾幼時，幸習歌舞，來此揭藉，忍耻賣醜，賴諸君之惠，以僅衣食于母。妾今從命，定身無涯之福。老母亦安，送餘生焉。雖然，獨奈宛父兄之名，何奈辱祖先之靈，何！主公幸諒諸言。

終一掬紅淚，向自家膝上滴々揮來。時聞隣猫捕鼠，聲送哀其音。仲々大聖英術，主君降世，其聲滄渾，暗處白帆懸。知是載柑南紀船，此是舊詞曲。近來變其聲，新其手，以彈之舞之。其調從而婉，其音從而雅。輪其兩手而舞，蹇其跣足而跳，亦一奇觀。今盛行于宴席，世傳紀文者，侵颺渡海，鬻南紀之柑，以獲大利。漸々貨殖，陶朱之富，竟冠于大都。彼好狹斜之遊，極豪窮奢，軼前人而盛後世。雖兒童于今，識紀文之名，可謂一快男兒矣。方今東京商戶無一有氣燄者，可知其產日耗，其財日匱。雖力飾外面，而內情不



免疲餒噫亦衰哉而橫濱開港以來商賈與外國  
市雖有失策破產者而亦手而往三五年間大興其  
家者亦不為少也當今抑橋商而善遊者橫濱之客  
居多後進之妓頗有名聲若阿俊小鳴者亦皆為濱  
人所贖去聞前年濱之一商產傾將鎖戶而去適會  
楮幣之行百方借金以買楮一朝獲利三萬爾後買  
米則米騰買油則油貴當今家產及十萬之上云余  
謂橫濱互市益昌則豪奢之徒亦將益覺冶遊而天  
亦將出如紀文者乎夫亞字英佛之船載百貨陸續  
而來則南紀柑船何復足歌乎何復足舞乎

袁子才守硯詩云摩挲不釋相愛憐劇於十五真嬋  
娟九愛憐二字可下之少婦而不可下之二十以外  
之女然熟于遊練于情者而擁三五二八之了鬢畢  
竟無些風致與弄淫孩兒一般非并年以上稍嘗情  
味之甘酸者則不足與語也今之人或弄孩兒而責  
其不解甘酸或猥以愛憐二字插諸老妓股間可謂  
兩失其道者夫投百文之錢于溝中猶淘乎作聲若  
夫不問其味不認其情徒費財于娼妓者亦有何益  
豈若取彼家中所在金穀器財一併擲之大洋則活  
然作一大響也彼失金于欺騙之語破產于耽酒之



心者謂之痴漢。抑又有人多年往來于花柳之鄉。其  
 裏不蓄一點風流情懷。捕詐弄術。倒奪財於娼妓之  
 懷者。謂之惡漢。痴漢固可笑。而惡漢亦可憎也。夫痴  
 與惡共。是過不及。可謂善于遊者乎。若能執其中。于  
 痴惡之間。而不失其財。不醜其名者。則是風流場裏  
 之盟主。吾亦無間然矣。

一妓有二狎客。一商而一士。士人有婦。而商家未娶。  
 妓屬意于商。而不能絕好于士。頃日決意將從良于  
 商。一夕與士人酌酒。熟將寢。妓曰。妾蒙君之眷顧。久  
 矣。死生不忘。妾欲長執箕帚。以事君。而妾母不許。母

生長于商家。不願與士流結親。且君有令配。在故國。  
 縱令妾學紅拂。以成其願。尚恐スル眼淚絕。玉簪中折。  
 却是煩君耳。賈人某冬愛妾。每招以酒。彼未嘗  
 回說妾以枕席之事。頃日情人請母。以娶妾。母既諾。  
 焉。妾不能拒也。妾不忍不請君而去。今告以實。所以  
 不騙君也。願君快飲。一盃快眠。一夕以為承訣。君若  
 患遊時欠好耦。則幸有新妓揭名者。嬌艷可愛。妾為  
 君媒。以報恩情。君意若何。士人艱然作色曰。卿曾與  
 僕誓在天比翼。在地連理。僕亦鼓刀以獻誓于神。今  
 卿背盟。食言棄僕。以嫁情郎。僕何忍默而遣之。且僕



心肯之。若此，雙刀何若？彼神祇何卿？若果往，則僕亦  
有策。我藩有精兵十大隊，僕將指揮而追卿家者何？  
妓曰：君亦無理。妾今賣身以活，妾賣，君買，所謂賣物  
買品，妾唯君命之從。妾一朝脫籍，則雖賤一家，娘子  
也。算亦隨意嫁，亦隨意自由自在。君何關焉？縱令貴  
藩之兵有何十隊，將奈妾何？且各藩所以養兵，豈為  
大少參事成私情，張私威而用哉？若兵來而迫妾，  
將一走，鳴諸官，不知君之藩雖大，君之兵雖強，安能  
得抗王家哉？錦旗一出，亦潰而已。啞然大笑下階而  
去。死而前不醒，與...

俚曲詞云：吹弓水風颺，弓箔多情要見舫。裏客盛夏  
之天，紅日將傾，水色逾綠，長風一道來於南。浪遊舫  
數百作隊，向一州水心，鷺進來，青々之簾，清冷翻風。  
金絃響空，紅羅映波，使人神爽，氣蘇。有出鳥熱地獄  
而入清涼世界之想也。蓋往時遊舫之制，士船着障  
市，船着簾，輓近其制，一壞各舫，察簾作障，雪晨鎖  
暖風夕護春，雖似便宜，而青々之簾，清冷翻風之快  
不可復得也。去年故柳橋前，泛一大船，錨而不動，中  
設筵，席割，菓子船內，如一小酒樓，遊客皆繫舟而上，呼  
酒命殺，酒亦列，般亦美，其舫扁曰柳舫，々々之名一



時鳴于部。然舟舫忙于熱。而閑于寒。秋風颯然。抑船  
變發矣。昔者軒轅氏之造舟。損也。蓋取諸渙。今人造  
舟也。所取不一。取諸花。取諸月。取諸酒。食取諸娼妓。  
不知後來別造何樣奇船。以供遊戲。耶。余不得預筮  
諸今日也。

一客坐而待。卧而煖。燈影欲滅。復明。酒味似酸。又苦。  
予身吊影。怏怏不樂。婢來慰道。本日一六。各樓盛開。  
象拔書皆忙。然折已報成。想令罷早晚。歸來請暫忍。  
諸客道待久矣。肩頭血凝。你招按摩師來。婢諾而去。  
乍見瞽人及階。客道某在此。瞽坐客背。撲々拍肩軟。

々握腕。瞽道尊筋。頗硬。定感時氣。徐々解結。而可容  
道國手頃。日有新聞。耶。瞽道無焉。江戸亦太衰矣。客  
道何以知之。瞽道世人皆道衰。亦極矣。而奴眼不能  
視其衰。然奴亦有一事。以證其衰者。客道有何證。瞽  
道奴日出唐手。每歸家。嗅其履。必有糞臭。乃濯其齒。  
近來嗅履。聞臭甚罕。想街衢狗矢亦少。夫狗口既減。  
人口之減。可知也。非衰而何。客道有理々々。瞽道近  
年此地。貓員都俗戲。稱妓。曰貓。日殖。亦賴狗之威。  
耶。奴宅四隣。皆貓窟。聞往年同間。左次平者。巡四國  
而為狙。方今一坊。女兒皆坐而為貓。何其術之捷也。



奴思公亦愛猫者聞近來猫價頗騰買一雙必費一圓金諺曰圓金于猫豈不信乎今日猫之盛可驚小  
猫不論獨算大猫有一百五十名試以一名一日值一圓計之一月之金四千五百圓噫亦盛哉奴之先  
師赤西檢校有遺訓曰神佛不可信其道衣食不可  
擇其美親戚勿相愛朋友勿厚交夙興夜寐火於爪  
以算於金唯利是貪則一生安樂真是至言奴輩不  
肖不能守遺訓至今亦貧不貯半文錢一人而不若猫  
者每嗅隔壁猫輩所食之鱧香以飯耳忽聞婢自階  
下報道令罷來替忙道猫話盡于此尊筋亦頗弛速

就寢而可

二少年滿身龍文悅而不帶立於二州橋上倚欄臨  
眺橋下游舫蟻聚奏絲竹于涼風洗盃盤於清朝真  
是一區歌吹海甲顧乙道畜生那處怪獸喧騷擾人  
當今賢妓大行全賴士人好之甚也本地弱良妓近  
來皆驕傲與孺人尊姐一般動不入人視入所謂聲妓  
聲妓口自說歸來也以良家子聞得愕了到底猫耶  
猫耶君休道紋深浴衣亦是客之纏頭訊得不違哩  
乙道置諸近來彼等獲錢多故奢侈為風卷毛鬢上  
漫插黃金釵可惜可惜早晚遇拐兒抽了醜臉上泣



那臉蜂兒亦不肯整其態可見甲道否々彼輩鄙吝  
 夜滯常徹簪釵供楮生卷而懷之何其黠也乙道汝  
 不聞乎去年房八婆開書畫會于中村樓當日諸先  
 生皆臨為賓客之盛賀金之夥近來無比人皆稱其  
 會曰滅法會豈不妙乎余屢往彼宅未曾見彼摩墨  
 紙毫抹所謂漢字者而為書畫會先生真是不可思  
 議妓而為書畫先生者古今希有後來妓而為官員  
 者生于世間亦不可測也相視而大笑乍見巡邏兵  
 隊整々荷銃叱咤而來兩個匆忙下橋而去  
 天寶後聞三千妃嬪非不美非不麗而明皇獨戀々々

于太真者何也蓋傾國絕世之尤物與碩德奇才之  
 士一般一生能得撞着幾人耶余歷算十年間所識  
 柳橋紅裙其色藝皆相伯仲未見一個佳人一笑百  
 媚使多少粉黛無顏色者也然強而求之其中一人  
 有焉其名曰阿清麗質天成沈靜寡言望之瑩然美  
 玉接之温然春風余初見之友人永芳山之家年紀  
 三五余有詩云  
 天桃花上露無聲深鎖仙窟夢不驚他日劉郎若  
 相訪丹唇一笑始相迎  
 阿清之名一時傾倒教坊而常苦多病壬戌之秋麻



疹盛行阿清亦病在床數旬竟不起年僅十七芳山  
吊之詩云

國色古今相遇稀多情淚盡血沾衣夕陽人吊孤  
墳下野菊香殘老蝶飛

余次其韻以哭之

舊情欲說聽人稀淚滴當年舊舞衣借問嫦娥何  
處去夢魂長向月中飛

芳山亦隔月而歿意才子佳人天不假之年真可痛  
哉近來老輩中獨有阿園々々少時與阿榮並立雙  
美之名久冠于二州往時柳橋妓風與新橋金春諸

地無太異而輓近服飾聲調一變尚清高幽雅其致  
不同他方者蓋自一人始為蓋阿園色藝兩全加之  
中年故自抑損不驕于客善誘導後進是以人皆贊  
之可謂妓中君子也後進中名聲頗鳴者推阿鳥為  
首阿鳥中蓄其才而外圓其行事親孝順接人溫淑  
未嘗見其發怒于聲色亦良妓也阿園既落籍于客  
臟阿鳥亦從良于今春不知方今以阿誰為群芳之  
魁乎哉余未得其公論也余昔與竹西坡飲于故柳  
橋某樓題詩其壁云

嬌歌侑酒醉高秋無限歡情卻惹愁門柳蕭疎羨



人去他年，追感在此樓。

距今僅七八年，而西坡老病，流離于北地，當時紅裙

皆凋落，如晨星，余亦託餘生於風塵中，每過故柳橋，

仰見老柳樹，愴然感舊，有桓氏金城之嘆，嗚呼遊人

多矣，其孰同斯感者，其孰同斯嘆者。

二州繁華之地，柳橋狹斜之鄉，文士墨客多，俗視之

然，清夜更闌，各戶人定之時，泛舟水心，南望江口，北

顧墨河，則皎月射波，金龍忽奔，涼風吹衣，羽客欲翔

漁火數點，明滅千綠，莎洲外一酒燈，一穗點，淡於西樓

簾內，其境華而不俗，其景幽而不慘，真是三都第一

風流之地，况又酒美魚鮮，名媛麗姝，按絃調舞，飄飄

宛轉，教人神融氣暢，以一洗襟懷，萬縷之愁也。若使

香山樊川之徒一遊此地，必當裁長歌製新詞，以贊

其勝，嗚其奇矣。世之俗視之者，亦唯見其皮相而不

認其真耳。余曾作二州雜詩數篇，今錄其二，以為證。

絃歌惱殺幾多人，此地繁華世絕倫。簾影橫樓烟

暖，櫓聲近岸水粼粼。梅薰羅袖梅川夕，柳映金

絃柳屋春，姊妹新粧爭嫵媚。風流誰學李湘真。

秦淮山水未嘗遊，其勝想當輸二州。明月長臨才

子宴，清風常滿美人舟。送空煙火搖銀漢，倚閣涼



衫吹白鷗此際好呼坡老帚為君一掃十年愁  
 余曩昔與晴蓑揚江諸子每會飲于二州當時所見  
 女兒年皆十歲前後蛾眉未知画鼻淨垂口端抱泥  
 孩蠢然遊戲者今皆成立褰紅裳按金絃其態度可  
 見其歌曲可聽余為之悽然有所感也夫業精于勤  
 荒於嬉昌黎言諸子載之前蓋娼妓者賤女子也歌  
 舞者小技也然勉勵學之則數歲而足以養其生矣  
 今夫執國之大政者賜高爵食大祿赫赫有權炎々  
 有威而禮教未立于國德澤未流于民者何也非其  
 人庸劣不勝其職也因人々樂昇平之澤偷一日之

安急于舉賢使能而卻取阿諛之臣失節之士矣是  
 無他非不勤于為治而效擲為風之故耶當德川氏  
 之季世非無偽才卓識之人而政教頹廢不振者其  
 失亦在放擲二字也夫古今為治者未有不成于力  
 行而壞于放擲者矣放乎擲乎在位君子其戒諸余  
 亦放其心擲其業漠然不顧者早晚將乞食于道路  
 余有大慙于賤女子也哉  
 仙史草此編之際一客偷讀之感額攢眉而曰子之  
 書無益於世教而徒罵詈人作無用之文以觸世之  
 怒子何故為狂愚若此之事也子其有悔乎仙史笑



曰吾固無用之人何暇能為有用之事且吾所罵者皆世之風流罪過也而吾之罵人亦是吾之風流罪過也世人若以風流之賤罪吾風流之筆吾將甘服其罪何其辭之且世人孰無風流罪過唯有公之與密之之異耳若有一個道學先生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右接唐典左繙明律侃々問々來責吾風流罪過則吾將對之曰君講道學吾好風流唯是半文借債不相及也不虞君涉吾事何故彼若又曰爾著文章不善讀者無以解意味不佞是嘆記事妄誕而不實不佞是疑吾亦將對曰文之不善無學之故也敢不

乞正記事之不實君其問諸柳橋吾亦何恐之有昔靜軒翁著繁昌記當時幕吏怒其誹謗之語繫公羽于獄焚其書鳴其罪竟逐之世笑其吏之勾量偏隘而翁之書猶行于今為且子不聞乎泰西諸國所刻新聞紙者多是誹謗罵詈之言而君主不罪官吏不咎君子不怒小人不怨爭而讀之以博聞見以知警戒為若吾書則亦新聞紙而無用者耳子何慮之過也客默而退出戶而曰療愚無藥



後序  
今日書于東...  
仙史所著柳橋新誌二編且曰柳橋十年前情態既  
盡于初編當今則亦有冷熱易地者故此編以記其  
變清君披而知之余喜而一讀其筆力跌宕行文奇  
絕加之解頤之論以模寫方今人情若使樂廣潘岳  
之徒讀之必將棄其筆硯而却退瞳若于車塵之間  
也夫仙史者舊友也予具知其為人而今視斯書則  
如冒色蕩子然如沈涵治郎然仙史秀而育於儒林  
之巢啄於文苑之餌朝翔韓柳之域暮棲歐蘇之壻

後序

今日書于東...  
仙史所著柳橋新誌二編且曰柳橋十年前情態既  
盡于初編當今則亦有冷熱易地者故此編以記其  
變清君披而知之余喜而一讀其筆力跌宕行文奇  
絕加之解頤之論以模寫方今人情若使樂廣潘岳  
之徒讀之必將棄其筆硯而却退瞳若于車塵之間  
也夫仙史者舊友也予具知其為人而今視斯書則  
如冒色蕩子然如沈涵治郎然仙史秀而育於儒林  
之巢啄於文苑之餌朝翔韓柳之域暮棲歐蘇之壻



既而伸翼於九萬里之天者。若此著。則亦大鵬之  
羽。鷲鷲之一翰也耶。予賦性。既弱。加之有嚴父之訓。  
戒之。不蹈市街之間。若繁華地方。身聞其情態而已。  
今賴仙史之著。而得知其槩略。是亦非藉鷲鷲之羽。  
翰。以為其遊觀乎。曩者仙史嘗題霸廷廳壁曰。君看  
千載上。二卯棄干城。其慨可想也。既而幡然改途。  
著諧諢如此書。以自適。其猶孫臍則之。而說兵司馬  
遷係獄而著史之類乎。於是。有感于仙史之心。而題  
區。秀言者。誰東鄙之狂生桂閣子也。  
辛未。世種。後八日。書于江東龍涎窩。于時芍藥盛開。

吳子故事也

風香滿簾。

清泉白石山人筠書





抄錄

昭和廿六年一月十六日午後日將斜時了之此日好晴午前寒氣甚嚴烈  
無風午後西北風出焉而寒少緩也柳田泉記



風香齋

前早白之山入

明治七年第二月刻成

京橋銀堂三丁目

發售書肆 山城屋政吉

010190532203



